全家同染疫，八口都“重生”

本报记者徐海波

这个时候厄运已经来临

这个春节，对程宏而言，终生难忘。

分散在天南海北的一家八口，长时间未见了。弟弟家添了一个可爱宝宝，弟媳又怀孕了，一家人决定克服重重困难，约好今年到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老家过个团圆年。

在山西打工的公公黄水仙年前从山西坐火车回到武汉，然后转乘大巴回团风。接着，程宏夫妻俩、婆婆带着儿子黄轩宇，分别坐火车从深圳和长沙回到武汉，再分别拼车回团风。到腊月二十六，弟弟黄新一家三口从长沙驾车回来。

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然而，谁知这个时候厄运已经来临。

大年初三，公公开始咳嗽、发热。这时，关于武汉正在暴发一种新型肺炎的新闻铺天盖地，程宏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但我还是不愿意往那方面想。”程宏说，感觉新闻里发生的那些事离自己很远。

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她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

正月初六，在家吃了三天感冒药没好后，公公再次走进了团风县人民医院。经过CT、查血等检查之后，医院怀疑他感染新冠肺炎，直接送到了隔离病房。虽然在隔离的这几天仍然发烧，但程宏一家还是有一丝希望。“我们希望是医院检查错了。”

3天后，弟弟黄新开始发烧，也送到医院。这时，医院打来电话说，公公已确诊，病情迅速恶化，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。
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对程宏来说，可谓是惊心动魄。老公、婆婆、弟媳，和她自己，还有儿子都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并一个个被送进医院。**直到最后，连10个月大的侄女小柚柚也不幸中招。**

确诊后，弟弟和老公也先后被安排住院。对于尚未确诊的程宏、婆婆、弟媳以及两个小孩，则被安排住进当地一家酒店，进行隔离。程宏清楚地记得，那是正月十五，元宵节。他们在酒店安顿好，已是晚上11点多。“那天晚上，月亮很圆，但我无心赏月。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夜晚。”

6岁的儿子一天没吃东西。小侄女凌晨两点突然发起高烧，烧到39.5度，并出现了惊厥。这可把已有身孕的弟媳妇吓坏了，抱着女儿哇哇大哭起来。婆婆也哭了。在一旁的程宏也抱着儿子，眼泪直往下流。她说，那一刻想到了一个词——“家破人亡”。

大概半个小时后，一阵急促的救护车声，程宏一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。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将弟媳和小侄女接走，送往医院。

第二天下午，救护车又来了。医生告诉程宏，团风县新建的“小汤山”医院就要投入使用了，接他们到那里接受专业治疗。

就这样，程宏和婆婆、儿子都住进了团风县新冠肺炎专门医院。但由于走得太匆忙，到医院后，她发现缺少很多生活必需品。这个时候，闺蜜晶晶雪中送炭让程宏非常感动。晶晶送来的洗漱用品、食物，以及50个口罩让她觉得弥足珍贵。

这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困难

生活安定了，一家人更需要的是战胜病魔。

住进医院不久，山东援鄂医疗队来了！来自滨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接管了程宏一家。

主治医生孙振棣第一个就来向他们“报到”。他把病友们拉进一个微信群，并取名“鲁鄂一家亲”。这个名字不仅让人感到温暖，群主“孙医生”时时地分享与鼓励，让大家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让程宏头痛的事情来了。从小娇惯的儿子，吃不惯医院的稀饭馒头。程宏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，不太好意思麻烦医生，只在中医病友群里找人买点牛奶。没想到，这条消息被“潜伏”在群里的孙振棣大夫看到。孙振棣直接私信给程宏，说要给孩子带点零食来。

接下来几天，一早来查房的孙振棣都会从口袋里拿出牛奶、八宝粥或者是苹果，塞给程宏的儿子。程宏要给钱，孙振棣死活不要。再往后，很多护士小姐姐也送来面包、方便面、火腿肠、巧克力，还有新鲜的草莓和山东的苹果。

自这次以后，有什么困难，程宏都会大方地向医生求助。10个月大的侄女米粉没了，孙大夫联系他所住酒店一位当地政府的大姐帮忙接收快递；搬家时牙刷丢了，孙大夫找人捎来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……

为了方便程宏一家照看孩子和老人，医院特地将她丈夫和公公安排在一个病房，弟弟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，她和婆婆带着儿子住一个房间。

程宏每次打完针，就会去一楼弟媳房间，帮她抱侄女柚柚。有一次，柚柚要做CT检查，但她只有睡着时才不动，CT才能拍成功。但柚柚那几天白天都处于兴奋状态，不容易入睡。医生只有给她打镇静剂，让她睡着。睡了几个小时后，柚柚就会自然醒来。“每次我给她喂米糊，她就望着我边笑边流眼泪，似乎懂了什么。”程宏说，每每这个时候，她也禁不住流下眼泪。

打点滴，喝中药，拍CT，抽验血……很快，程宏的肺部开始好转了。每天，她都和病友们做早操，做运动，护士还教大家“八段锦”，教她儿子唱歌。

每天，程宏一家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打针、喝中药，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。**慢慢地，全家病情都有所好转，最危重的公公也转出**ICU。弟弟一家就住在楼下，有时也会上来串门聊天，一直意志消沉的婆婆脸上开始露出笑容。“婆婆说这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大困难，几度都要崩溃了。”

许多熟悉的陌生人让她感动不已

程宏告诉记者，和她们一家同一批出院的病友，被安排到贾庙一字水景区。没去过农村的儿子，每天听见公鸡叫就兴奋地跳起来。

看着夕阳西下，儿子和爸爸在门口沙地里玩耍的背影，程宏又陷入新的忧虑。“现在大家都是谈鄂色变了吧，更何况我还是一个确诊的患者，再回去已是不可能了吧？”

这些年，程宏一直在深圳的强达公司做助理工程师。老公也在附近的一家公司上班。同事们知道她得过这个病会不会“避而远之”，老板会不会以各种理由辞掉他们？

孙振棣医生得知程宏的心思后，便鼓励她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勇敢地告诉身边人，自己已完全康复。

程宏惴惴不安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上司汪威经理。孙振棣也主动加了汪威的微信，并向他详细介绍程宏的病情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让程宏几度热泪盈眶。

汪威第一时间回复程宏，让她安心养病。随后，程宏又接到公司另外几位领导的慰问电话，还表示要组织职工捐款，帮她渡过眼前难关。程宏谢绝了捐款，但一个劲地表示感谢。随后，部门同事纷纷发来微信，询问程宏的身体状况。种种关心，让程宏觉得暖流不断地涌上心头。

“我们公司真像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，同事像兄弟姐妹一样关心着我。我真的希望更多湖北人，更多的新冠肺炎患者，像我一样幸运。”

回想起过去的经历，许多“熟悉的陌生人”让程宏感动不已。

刚刚得病的时候，个别邻居对他们家评头论足、避而远之，小区物业经理孙楚国和社区干部宋英梅主动上门来看望他们，还给他们送来生活物资，帮他们进行家庭消毒。

这个冬天已经远去，噩梦正在渐渐醒来。程宏说，作为这次疫情的亲身经历者，深深地感激朋友、医生、同事还有身边每一个人。

程宏和救治她及家人的医生们。

作家叶倾城，倾情写“围城”

本报记者强晓玲

“医生朋友住汉口，1月23日封城的那一天，他还坐公交车去武昌上班。也是从那一天到现在，50多天了，他一次家也没回过。”

……

“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”，这是武汉作家叶倾城的“围城日记”。

她记述的故事，有从一开始就“裸奔”一线、包裹垃圾袋“防护”的医生“二姐”和同事们；有虽然“惊恐”仍忠于职守，让看似停摆的城市正常运转的银行、天然气公司、电力公司、社区、物业等等服务行业的员工；有老旧小区里艰难独居，与外界隔离，无法网上“团购”的老人；有滞留地铁工地，栖身集装箱里“弹尽粮绝”的外来务工者；有母亲和她那块特殊时期的“救命菜地”……

“记录，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。”被疫情困在武汉的叶倾城说，“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人与生命”，与你与我，“一样地在等待春天来临。”

逆行的白衣人

1月21日

电话响，是在医院工作的二姐，说：“我在楼下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都在家，你上来呀。”

她说：“我昨天接诊的一个病人，今天确定是肺炎了。我两个同事，已经倒下了。我不回来吃年饭了。”

信息量太大，我一时反应不过来。我很惊慌，我只担心我的姐姐，我只想问她：你在医院，你危险吗？

那些日子，她要求二姐每天跟她报平安，视频、拍照，但二姐经常24小时都没有回音，偶然一次的图片回复，50岁的二姐浑身上下绑满了黄的绿的白的塑料袋。那一刻，叶倾城说自己心痛，二姐是有着近30年临床经验的心内科医生，她们的医院已经是定点的发热医院，但她仍要装出“这没什么”。

她问二姐，“你怎么样？”

隔了很久，那边才答，“别担心，现在武汉大多数医生都在看发热病人，全国各地的医生都赶来武汉支援。”

她会接着问，“医生被感染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所有发病的都恢复了，别担心。”

日记中，除了写二姐，还写更多的医生朋友。她说，“武汉本土的医生，是最伟大、付出最多的，不管他们是在哪个医院、哪个科室。”

2月22日

我认出他防护服上写的名字：吴开松。

他是二姐的大学同学，当时他是班长。而他现在已是呼吸内科的专家。

这一次，爱玛胡所有在汉的同学，都上了。

包括神经内科、心血管内科、儿科、骨科、康复科、眼科、消化内科、皮肤科、口腔科……

这确实是一场不计血本的硬战。

武汉封城，交通阻断，有非常多的医生，已经两个月没有回过家。

“很多医生是世家，他们本人，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配偶，全是医生，如今都在一线，老一代的在隔离点或者酒店，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家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或者能做到的。”

叶倾城写道：“像我二姐这样的人，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‘中国的脊梁’。”

3月10日

我聊天的医生里，有好几位与不幸殉职的武昌医院刘智明院长是同事，我便十分诧异地问他们：不都是医生在第一线吗？为什么他一个院长也会被感染？

他们答：因为刘智明是院长，更是医生。

他是优秀的脑外科医生，是一个做事的人，一直在坐专家门诊。武昌医院被征用后，毫无疑问，他作为懂专业、有责任心的临床医生，直接上了第一线。

叶倾城说，“他们对他，赞不绝口，无限感慨，我，默默无语。”

默默运转的齿轮

1月23日

我是被一连串电话惊起的，不断有人跟我说：“武汉，封城了。”

业主群里一片混乱，有人赶在最后时分去抢了两袋米、几箱水果。

最严峻的时候，必须要想的是：食粮可充足？水电是否无虞？菜场几时能恢复？此时此刻，居然感激平时的自己，是个爱吃零食、囤了一屋子零碎的人。

日记里，她感谢物业，感谢所有坚守岗位的人。

自己老旧小区的“看门大爷”，从疫情后就被老婆要求不许回家，因为家里还有孙儿。于是，每天见他在小区里逛来荡去“巡逻”，要么站在门口等老婆送饭来。晚上，敞着值班室大门，也不关灯，盖件军大衣就凑合着睡了。

她问银行工作的女友“竟然一直在上班？”，对方的反问让她无言——“雷神山、火神山不要开户吗？”

她也写自己无知，“竟然第一次听说，还有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公司”。在环保公司任职的同学自豪地告诉她，“火神山医院第一车医废就是我们无害化清运处置的，目前武汉医疗废物产生量暴涨。我们不谈条件，干了再说。”

日记里，她写道，“这个城市，还有多少默默付出的劳动者。我们看不到他们，但我们真的离不开他们。”

武汉封城，公交停运。小区里60多岁的阿姨步行4个小时，去看望90多岁的老母亲，两人隔着小区栅栏大声喊话，远远见了一面。为了给老母亲网购采买，阿姨愣是学会了App下单。再后来，家里保姆告诉阿姨，90多岁的老母亲，也学会用手机支付了。

这些从妈妈那里听到的邻里故事，促使她在微博上帮忙呼救，“这是我一直担心的事儿。有很多老年社区，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平时自理无虞，但非常时刻，没有儿女在身边，买菜、买药、团购、手机支付……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，恳请街道和社区一定要想到他们的存在，优先照顾他们。”

“城里的，心惊肉跳；城外的，归心似箭。”但她仍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每次听见电梯上下的声音都像一种安慰：这不是一座废城，还有人与我共同生活于此。感谢宽带供应商、有线供应商、电力公司、自来水公司、天然气公司……在围城里，是每一处努力咬合、默默运转的齿轮在支撑着小民们的生存。”

妈妈的菜地

1月27日

家门口不远处的地铁工地，已经停工若干天，今天忽然有响动，我看到有民工出入。

后来，有民工过来，跟我妈买大白菜。今天，在市场，大白菜十块钱一斤。

我妈当然不会收他们钱，给了一棵，与他们聊了几句——都戴着口罩，也不能深聊。

他们是在封城之前回家的，然后不知道在哪一关被挡住，又返回武汉。在这里，他们还有一个集装箱房子可以睡觉。但现在是冬天。他们本来是开一天工算一天钱，现在无工可开，吃饭还要钱。

集装箱房子里有电吗？有水吗？保暖如何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想也无用，这不是我能解决的。

原来我见过他们在路边开饭，一个馒头，一个搪瓷碗里有萝卜白菜。现在只会更差。

我妈说：“这么往来折腾，没病也要病了……”

叶倾城着笔不少的，是妈妈和她的菜地。

那是一片小区旁边被拆迁的空地，全是建筑垃圾，一直没被开发，居民就把它变成了菜地。日记里那个要“买白菜”工人，之前看着妈妈开荒费劲，便扛着自己的十字镐过来，不吭不哈地帮忙开了一片。

叶倾城说，“那个民工与我妈都没有想到，这一片地，成为特殊时期，我们两边最宝贵的财富。”

封城后，小区的邻里看见“我妈”便一把抓住，当成救星，“胡老师，卖一棵大白菜给我吧。”这些平日里拖着购物车坐公交车买菜的人，一开始还有儿女开车送菜，后来机动车被禁了，孩子们也过不来，社区的团购还没有跟上，“走投无路，想起了我妈和她的菜地。”

这个时候，“我妈”是慷慨的，“蹲身下去，砍一棵大白菜。外面还是绿森森的，我妈想削净了再给，他们已忙不迭地接过去，千恩万谢。抱着大白菜的样子，像抱了个婴儿。”

邻居们说，“我妈”是这小区里的活菩萨，因为她经常把菜送给大家。

我妈就这样，把她的大白菜、萝卜，东送一棵，西送一根。原来给我们家做过钟点工的小张，我妈给了她一棵大白菜。她拿去包了饺子，今天送了一饭盒给我们。

另一位老邻居送了我们一盒樱桃——樱桃是什么价钱？这怎么好意思收。人家说：“现在樱桃好买，白菜不好买。”

妈妈送菜，叶倾城也送。有孩子家长跟她打听“哪里能买到菜时”，她同样特慷慨地说，“到我家楼下来，我妈妈有菜地，拿一棵大白菜一棵萝卜，也能坚持一周。”

再后来，小区封闭，“我妈”无法再去菜地，洋镐大爷（工地民工）隔着小区的栅栏，接受了“我妈”的嘱托，接管了菜地。

叶倾城妈妈叮嘱“洋镐大爷”们：“想吃什么，自己去割去拔。”

然而，他们答，“想吃肉”。

他们在集装箱里住了一段，就开始起锅做饭，去超市买肉。但是，武汉超市全线关闭，只接待团购用户——他们买不到菜了。

“他们不属于任何社区，没有人会帮助他们。”叶倾城说，“我想起那些在停车场、在车站附近的被困人员——全市拉网了，他们将以何为生？”

叶倾城跟妈妈商量，“我在物业买菜群里下单，会送到小区门口，你要不通知他们自己去取。”

然而，那片在“围城”中给予他们希望的菜地，并没有坚持到疫情结束。

3月6日，叶倾城在日记中写道：

洋镐大爷打电话给我妈，说：菜地没了，被人把菜都拔了，装上车开走了。

叶倾城安慰母亲，也安慰自己：

“我们已经过得还好，这些日子老人无病，小孩无虞，都值得庆幸。”

期待城开，这一季春事正好

草地：你怎么想到记录“围城”？

叶倾城：最开始，我和所有人一样不知所措、惊慌，而写作，是我一直的生活方式，就很自然地延续着。

这城中有一千万人。我想他们的声音，应该被听见。

草地：日记多大程度与你个人生活相关联？

叶倾城：我与大家一样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担心老人的药物，担心小朋友的牙套千万别掉，担心家里的水与电……我又不希望他们看到我的紧张，我想让老人安心，当作一个漫长的假期；让小朋友能好好上网课，当作一次难得的自习。

很多时候，我心中有咆哮，然而我的写作是克制的。我希望我在文字里消失，尽量客观。我也希望藉由文字，让我的某一部分存在。

草地：我们看到你把视角放在小人物上。

叶倾城：我坐在家里，更远的人接触不到。而同样，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忽视。

如果这座城市停了水、停了电，会是什么情况？

方舱中病人需要大量吸氧，我的邻居有人一直在加班，在生产氧气瓶。这是他们的工作。

我的记录，也是工作。

草地：为什么念念不忘母亲的菜地？

叶倾城：这段时间，“吃”是我们关注的头等大事，食物足够，才不恐慌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区，团购经常难以完成，而一块不断提供食物的菜地，像风雨飘摇中的灯塔。

草地：我看到你特意强调，武汉本地医生更应该得到媒体关注。

叶倾城：是的，武汉本地医生到目前都是全员上阵。在许多小医院，连轮休也做不到。尤其到了后来，就直接当作正常上班。相当多的医生，已经两个月没有回过家了。更别说，那么多的感染，那么多牺牲……

草地：我们看到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孩子、关于读书的事。

叶倾城：分享读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人在痛苦的时候，是可以躲进文字里去的。

我曾与一线呼吸科的一位女医生聊天，她有两个小孩。她说，她在前方与病毒作战，后方，是她的老公在带哭闹、害怕的孩子。

她在前线，先是救治了自己染病的同事，又不幸被感染，被同事们救治，到最后，彻底康复的她，又一次去救治其他患者。

她在病房里，问孩子爸爸：“你是怎么带小孩的？”

孩子爸爸说：“靠故事。”

六岁的女儿问爸爸：“妈妈是不是像《勇气传说》里的妈妈一样变成了熊？我知道，她还会变回来的。”

那段时间，正是她染病在隔离病床，从来没有人向小女儿提起过，谁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故事里，变成熊的妈妈会变回来，沉睡的山川会苏醒。

到最后，爸爸带着孩子们读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，从最开始，地球即将被拆迁，到最后，地球什么也没发生，好好地重新开始。

大儿子与小女儿都笑了，他们都懂。

因为，人类最宝贵的就是：希望。

草地：你如何看待抗疫写作？

叶倾城：我想说，作家什么都可能写，岁月静好可能写，大灾大难亦可能写，儿女情长是主题，英雄气短也未必不是——而武汉，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

草地：您最期待的是什么？

叶倾城：期待开城。

疫情结束了，就出去走走，这一季春事正好。

武汉作家叶倾城。